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五

後漢爰延桓帝時為大鴻臚太史上言客星經帝座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為無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静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

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傾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德政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强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菑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使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明戒也昔漢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倖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

乾菑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
趙典桓帝時為大鴻臚典以恩澤諸侯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劉瑜桓帝時舉賢良方正到京師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

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謡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宫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䟽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受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幃皆當盛其玩飾

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
且天地之性隂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
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况從幼至長幽
藏歿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娶妻妾怨毒之氣結成妖眚
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悲然
無縁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摧霜隕之
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
舍增多窮極奇巧掘木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

法政民無罪而復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趣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奴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裨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

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怔營慴悸於是特詔名瑜問菑咎之徵指事按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加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瑜與竇武同誅其後宦者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

審忠梁人為郎中靈帝初中常侍曹節與長樂五官史

朱瑀等矯詔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遷竇太后於南宮連有蔔異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幾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

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名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

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行路人士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

弃徒以絶妄言之路章寢不報宦官誅後辟公府

張奐靈帝時為大司農熹平元年青蛇見於御座軒前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灾應奐上疏曰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

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

積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正

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内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

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

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宫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黄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謝弼爲郎中熹平初青蛇之異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於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

徘徊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内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

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慼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令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緜於兹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甚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竝罹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冠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菑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事庶菑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

楊賜為光禄勲熹平初青虵之異靈帝以問楊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空來菑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維意有所

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譏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菑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武宗

景其事甚明後為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
嘉德殿前靈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
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
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息既不
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
欲得上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
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
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

明則鑒其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螮蝀者也於中孚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人上下竝怨諠譁盈路是以𤱶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

蝨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諛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陛

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蔡邕爲議郎光和初妖異數見人相驚擾靈帝詔問邕曰此蓄變立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

與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
疑諱且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
允明深悼蕃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
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
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
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
安今蕃青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
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賞藏倖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陵園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夫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推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雅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

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人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名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之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幾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

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嘆息竟為中官所搆坐徙朔方

和海為上祿長靈帝時詔州郡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五服也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帝

覽而悟之黨錮自祖以下皆得解釋

陸康為樂安太守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典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

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
宣稅畝而蝝螽自生襄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
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
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内倖因此譖康援
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
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劉陶為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徙京兆尹稱疾徵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亂復

上䟽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境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髙望今果已攻河東遂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揺動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䇿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

調奐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侵前去營咫尺北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意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恐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

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下獄死張鈞中山人為郎中靈帝時内官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風栗嵩段珪髙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蠧害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繇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

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

魏霍性爲度支中郎將延康元年六月文帝爲魏王將

出南征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得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豳土不争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匆𢀖便復起兵兵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

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士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謂危而不持奏通帝怒刺姦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毛玠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

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鮑勛為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

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𠡠停車上
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奠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
如何在諒陰之中脩馳驅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
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𠡠抗辭曰
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教化萬邦咸乂故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

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瞧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瞧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出畛為右中郎將黄初六年秋帝欲征吴羣臣大議畛為宫正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吴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

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
忿之左遷觔為治書執法
棧潛為侍中黄初三年文帝欲立郭后潛上疏曰在昔
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繇盛衰從
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汭以賢良流芳上世桀奔南
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
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
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繇内及外先王之令典

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諫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長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理日益少喪亂弘多自

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
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
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
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
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
山窮谷怪石砥砆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
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
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

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臺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
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
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阿
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雕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
以制六合自以為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
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繇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
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
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為幹翼雖歷盛

衮内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涖政周吕召畢竝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陜所任又非旦奭東宫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内幸甚

董昭為侍中文帝幸宛征南大将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令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設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尚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全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召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髙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論此

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

蔣濟為護軍將軍太和中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共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者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

曠者多而年穀饑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敝之民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

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獘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淨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偉為侍中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辛毗為衛尉明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

諸葛亮講武理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収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理宫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羆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其於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

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邱陵皆
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高柔爲廷尉明帝世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
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又上疏曰二虜狡
猾潛自講肆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
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
虛實通謀并勢復歸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
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

今所損者不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聦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亦緣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内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

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
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楊阜為將作大匠明帝時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
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
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
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
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聞貽厥孫謀者也
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

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理揔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所謂善政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緣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

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
菑譴克己内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
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
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理務從約節書曰九
族既睦協和萬邦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
費用吳蜀以定爾乃工安下樂九親熈熈如此以往祖
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
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

故皋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矣覽思若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皋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蕃異而不戰竦者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仄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

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邰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雒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

宣皇后山陵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宫又營雒陽宫殿觀閣阜又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宫室之高麗以彫獘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臺象廊紂為傾宫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

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戒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奉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克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娱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宫室無

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言忠手筆詔答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

杜恕為黄門侍郎明帝時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

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茍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皆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

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

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毁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視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

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車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理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嘗曰誰當此憂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

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辯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理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理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竝世終不能以此為理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絶聽伊

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縣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隷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絶阿黨之源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理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消滅而養若昭等乎

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茍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理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

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䏻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冦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八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六

魏董尋為司徒軍議掾景初元年明帝於芳林園大起土山植竹樹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髙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

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殿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兇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今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九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爲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明帝取農民以理宮室典農毋丘儉上疏曰臣愚以爲

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張茂為太子舍人青龍中大理雒陽宮納士民妻女茂以吳蜀數動諸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好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録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簡選其姿首者内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録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議之陛下

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則假貸貰貸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得婦者未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

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貞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聚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爾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彊寇在彊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奓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

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惟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

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為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高堂隆為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

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説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措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沒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常縣斯作安在

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顧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怨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陛下

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從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景初中愈增崇宫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黄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凌雲臺凌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學士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山陵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諫曰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畊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理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差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令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竝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

四夷非嘉聲也埀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理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

志恬忽亹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倫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强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苟情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

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竝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理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茍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議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

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宫不憂蕭墻之釁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

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强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廪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名於舊其所出與参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費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

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理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覩隆此奏使朕懼

哉

王肅為散騎常侍明帝宫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抗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宫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没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

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嘗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

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雒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

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宫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不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令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

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巳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禽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王基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

先王居之以儉約俾不至於生是患者顔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衛覬為尚書明帝時百姓彫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言此四者君上之無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也順之者愛之所由來逆意者惡之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理政則

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强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理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彫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餚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後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

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較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繇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繇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覲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
蜀譙周為太子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
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
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
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
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
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
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冠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轝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强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又在雒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頴川盜起世祖還雒陽但遣冠恂往恂曰頴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頴川賊必即降遂

至頴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勠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脩奉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吳張紘為長史大帝征合肥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强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

大帝納綋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綋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頼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傾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植任賢使能務崇寛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公孫淵降吴而復叛大帝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係

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葢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腹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徳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乃欲輕舉乎夫小國無城郭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草創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植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其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畢勢雖有堯舜之德計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欝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種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承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淵力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

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来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棄安席者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氷之險則臣子頼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

陸瑁為選曹尚書大帝忿公孫淵之狙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

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謂
不愛貨寶遠以爵命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納誘
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
豈足深怪昔漢諸君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
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
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
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接地連苟有間隙應機
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

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忽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輙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行悉用加以單步負糧輕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

也帝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計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

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帝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顧譚為平尚書事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上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

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以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覇與譚有隙

步隲爲驃騎將軍時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

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
贖刑張子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
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
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
書傳所美目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
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
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
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僚多闕

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深貴重臣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功效課其負殿此三者思慮不

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懸賞則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御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帝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帝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羊衜為督軍使者時太子和與弟魯王霸不睦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走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

抑絶賔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宫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視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顒顒之至願也或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九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為二宫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無以釋境内境内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

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華覈爲中書丞時孫晧更營新宫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公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有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今時之勢何

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

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
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强臣專政
上詭天時下違衆議亡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
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痍之
餘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
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方積穀養民專
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
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

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
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
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
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
日今兗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運也誠宜除建
立之役先備預之計勉墾植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
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
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

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于口而通神明臣以為愚蔽誤忝近侍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逃處退伏思維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

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户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宫連接若大功畢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

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
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
禁襲春秋之所書廢禁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
又恐所名離民或有不至者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
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
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一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十五則北軍
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增十萬病者有死亡之

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强大而忽農亡畜今雖頗種植間者大水沉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植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

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促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

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植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户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故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戰農人廢南畝之務士女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

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
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
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
狐貉而後温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今事多而
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
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傚恥獨無有兵民之家
猶復逐俗内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
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

益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修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彩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

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雖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垂豺狼充路兵不離强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九